中国人民抗日战争
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特别报道

人民的抗战

——来自抗战大后方的岁月印记

抗战期间，四川输送兵员超三百万，其中重庆籍子弟兵约占三分之一。图为大型国画作品《川军出川》（局部）。 记者 熊明 摄/视觉重庆

勇赴国难 重庆百万男儿上前方

“您就当少生了我这个儿子吧！”抗战老兵韩灿如当年出征前的诀别话语，道出了千千万万重庆儿女在国家危亡之际，用生命作出的回答。

从富家子弟到盐工，从农民到知识青年，山城儿女前赴后继，用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。

■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

博物馆展柜里，泛黄的《新华日报》无声述说着历史。1945年10月8日，社论《感谢四川人民》字字有力：“直到抗战终止，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；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，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……”

数字无声，却如惊雷。《川魂——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》记载，抗战期间，四川（含今重庆辖区）输送兵员超过300万，其中重庆籍子弟兵约占三分之一。

他们的身影，从卢沟桥烽烟走向密支那巷战；他们的荣光，在南京受降典礼上闪耀；他们的印记，留在博物馆的手印墙上，无声却震撼人心。

壮士出征

300多万川军出川投身抗战，其中，有百万重庆子弟。山城的脊梁，从来刚强；家国的情怀，永远炽热

南山上的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内，工作人员黎跃棋按下播放键，一段录音响起：“学生上街游行集会，喊的口号就是‘出川抗日’！”

这是已故抗战老兵韩灿如的声音。

卢沟桥的枪声，震动西南大地。1937年7月8日，在重庆上清寺花园举行的川康整军大会上，将领孙震等人大声请战：“请缨出川，抗日杀敌！”四川省主席刘湘通电全国，呼吁总动员。在南京国防会议上，刘湘立下誓言：“四川可出兵30万，壮丁500万，粮食若干万石！”

声声呐喊，让忠县富户“二少爷”韩灿如坐不住了。他瞒着家人，在重庆报考了军校。

“临到出川前，他才给父亲写信提及此事。”黎跃棋在介绍这段往事时说道，“信里说：国难当头，形势紧迫，家里兄弟三人，总得有一人从军。您就当少生了我这个儿子吧！”那一刻，书里的“义”，化作奔赴国难的勇气。

挺身而出的，不只是知识青年。1937年，彭水县郁山镇支撑一方经济的童、支、苏、曾四大盐商，从滚烫的盐灶旁，抽调出200多名精壮盐工奔赴前线。

社論

感謝四川人民

在八年抗戰之中，這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民族戰爭之大後方的主要基地，於是四川。自武漢失守以後，四川成了全國抗戰的政治中心，指揮正面戰鬥的軍事中心，大中型的工廠，大學，文化機關，大部分的人民，其不能不說是抗戰的大後方。

四川人民的正面貢獻，是這樣的：直到抗戰終止，四川的征兵額達到三百零二萬五千多人；四川為完成特種工程，服工役的人民總數在三百萬人以上；四川供給的糧食，我國國倉報稱總數在八千萬石以上；四川人民在抗戰的糧食中，佔了三分之一。四川人民所負擔的稅收，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對於正面戰場所負擔的物質生產之一部分。此外各種捐稅負擔，其數大約一部分佔此數目。此外，自四川起，從從此數目，多少數目，多少數目！

四川人民的熱血貢獻了多少生命，多少血汗，多少財！

我們知道，抗戰以來，中央政府遷移到四川，四川人民的熱血貢獻了多少生命，多少血汗，多少財！

我們知道，抗戰以來，中央政府遷移到四川，四川人民的熱血貢獻了多少生命，多少血汗，多少財！

我們知道，抗戰以來，中央政府遷移到四川，四川人民的熱血貢獻了多少生命，多少血汗，多少財！

我們知道，抗戰以來，中央政府遷移到四川，四川人民的熱血貢獻了多少生命，多少血汗，多少財！

我們知道，抗戰以來，中央政府遷移到四川，四川人民的熱血貢獻了多少生命，多少血汗，多少財！

1945年10月8日，《新华日报》发表社论，对包括重庆在内四川人民为抗战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。（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供图）

1939年1月18日《新华日报》记载：巴县监狱，240名被感化犯人昂首走出高墙，誓言“奔赴杀敌！”同年，长寿县档案显示：全体320名监犯联名上书“请求参加抗战”。滚烫的报国心，融化了冰冷的铁窗。

随着战事推进，兵员消耗巨大。抗战后期，知识青年从军浪潮从四川席卷全国，演变成“百万青年百万兵”的洪流。

在战时首都重庆，青年群情激昂。原定征集5000名知识青年从军，报名者竟达8331人！在长寿龙溪河畔，省立重庆中学、国立十二中学的59名学子投笔从戎，加入远征军，走向滇缅烽火前线。

同样在长寿县，1943年12月1日，云台乡年近古稀的老农邓占廷，在老伴搀扶下，亲手将儿子邓商志送入军营。

“抗战期间，长寿共送出壮丁31662名。”重庆建川博物馆讲解员黄家新翻开档案说。

……

1937年9月起，川军14个师开赴抗日前线；1939年元旦前夕，江北县欢送第30集团军16师6000名健儿出川抗日；1939年，重庆市各界举行第二次欢送壮丁入伍大会……巴渝大地燃起全民抗战的烈焰。

300多万川军出川投身抗战，其中，有百万重庆子弟。仅巴渝儿女出川抗敌的数量，就远超当年刘湘“出兵30万”的承诺。山城的脊梁，从来刚强；家国的情怀，永远炽热。

浴血奋战

“无川不成军”之誉的背后，是这样一组数据：抗战期间四川（含今重庆）出川将士伤亡、失踪达64万余人

川军出征，浴血奋战。

《重庆文史资料选辑》记载：1937年11月29日，安徽广德公路，川军一四六师八七六团伏击日军装甲车队。战士们抢占高地，重机枪、迫击炮、手榴弹齐发。约300名日军仓皇下车。川中子弟浴血奋战，歼敌80余人，因装备简陋自身亦伤亡200余人。

薄薄纸页，记下了初战的惨烈，展现了巴渝男儿的血性。

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将军奉命死守广德，掩护友军。遗书写道：“广德地处要冲，余不忍视陷入敌手，故决与城共存亡……”

字字泣血，句句铿锵。城破之际，将军实践誓言，壮烈殉国。1937年12月12日，重庆万余民众齐聚夫子池，沉痛追悼饶国华及全国英烈。

“草鞋加步枪”，装备简陋难凉热血。1938年3月，台儿庄战役关键之滕县保卫战，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1军122师师长王铭章率三千川中子弟死守孤城，血战数昼夜，几乎全员殉国。

其惨烈与坚韧赢得李宗仁极高评价：“若无滕县之苦守，焉有台儿庄之大捷？滕县一战，川军以寡敌众，不惜牺牲，阻敌南下……写成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之一页。”

巴渝儿女英勇，既在地面，也在长空。

1939年1月，九龙坡子弟、陆军第161师师长朱再明在湖北荆门沙洋镇，指挥集中机枪火力，成功击落日军“天皇号”飞机，重挫敌焰。

1942年浙赣战役，来自荣昌县的146师独立工兵第8营副营长黄士伟，率工兵在兰溪北郊埋设地雷，炸死侵华日军第15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。酒井为日本明治维新后首个战死于任上的中将师团长。

璧山堪称“抗战模范县”。抗战期间，仅33万人口的璧山，参军者有2万余人，其中八百壮士血洒疆场。老红军张炳良、罗明转战平型关；卢泽雨、安志华鏖兵百团大战……平均每15名璧山人就有1人参军，每25名璧山军人就有1人牺牲。

1940年“璧山9·13大空战”，36架中国战机迎击数量远多于己方的日机精锐，13架折翼，浴血长空。

璧山籍飞行员高祥松在湖南芷江基地驻防两年期间，总共驾机出战107次，独自击落日机4架，与僚机共同击落日机1架，还曾射沉停留在湘江江面上3000吨日本运兵船一艘。

战火延至境外。

韩灿如赴印筹建驻印军坦克部队。

万州老兵罗绍荣则亲历野人山和密支那血雨腥风。战斗中，他那个班几乎打光，自己身负重伤，直至2014年去世，弹片仍存留体内。

“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，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。”据史料记载：抗战期间，四川（含今重庆）出川将士伤亡、失踪总计64万余人。

“无川不成军”的赞誉背后，是川渝子弟用热血与生命践行的承诺，是巴山渝水无尽的勇气与荣光。

铭记历史

建川博物馆内手印墙震撼人心：4000余枚抗战老兵留下的鲜红手印，如星火燎原照亮烽火岁月

历史从未被遗忘。

2015年夏，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郁山镇施工工地，随着“铿”一声巨响，“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”重现在人们视线中。

目睹这一幕，九旬老盐工徐世成老泪纵横。当年，郁山盐工出川抗日牺牲噩耗传回，盐商支觐光与黔彭联中校长于石生携乡亲捐资，在状元堡立下此碑。

新一代郁山人集资捐物，2018年在滑石板老街重立丰碑，底座精心镌刻1938至1940年牺牲的49名彭水籍将士姓名。

2019年，彭水县政府将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，这座丰碑成为传承抗战精神、凝聚民族向心力的永恒坐标。

记忆也刻在街巷名字里。抗战烽火中，山河沦陷的消息传来，北碚街道名称成了记录国难的独特“碑文”：北平失守，文华路改称北平路；南京陷落，均合路更名南京路；上海告急，金佛路称上海路……15条道路，铭刻着15个沦陷省市的伤疤。

今日漫步北碚，这些沧桑路名仍清晰可见，像一块块立在时光里的微型纪念碑，无声述说着不能忘却的岁月。

在成都建川博物馆，巨大的抗战老兵手印墙呈V字形展开，震撼人心。4000余枚鲜红手印，如星火燎原照亮烽火岁月。

百岁老兵韩灿如的手印，厚重如他跌宕一生。1945年8月15日，芷江夜空被日本投降的喜讯撕裂。韩灿如亲历师部山呼海啸般的欢腾。他随部队奔赴南京，见证侵华日军正式缴械投降。

暮年，韩老凝视自己和战友的鲜红手印，默然无语，热泪盈眶。

与韩灿如一道留下印记的，还有36位重庆籍老兵。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感慨道，“老兵老矣！以这一形式将他们的手印留存下来，就是要让民族的功臣长留青史！”

牺牲与荣光，汇成抗战洪流中不可撼动的砥柱。《新华日报》1945年10月8日社论为四川（含今重庆）贡献写下历史注脚：“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，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！”302万川军出川，300万人服工役，征献粮食占全国三分之一——这片土地“像一头牛，被人们挤着多多的奶，被人们喂着少少的草”，却无怨无悔。

真正的纪念碑，不仅存于石刻，更在民族记忆深处。家国有难，人民上前方。那些长眠的名字与不屈的掌纹，早已融入山河血脉，成为这片土地最坚硬也最温柔的记忆，支撑过去，昭示未来。

丰碑永立，在于世代不忘；精神长存，方能砥砺前行。

▼重庆建川博物馆内，抗战老兵手印墙令人震撼，无声述说着当年无数民族英雄为国家和民族所作出的巨大贡献。 记者 郑宇 摄/视觉重庆